

皇甫山短章

许俊文

吆喝一声

人,有时真想痛痛快快吼一嗓子,但又不是什么地方都可以随便吆喝。城市显然不适宜;过于郁闷和忧伤,给你个旷野也喊不出来;生命质地太轻,没有吆喝的必要。因而许多时候只能忍着、憋着,委屈自己。

我肯定忍过。憋过。

然而,当回到睽违已久的故乡,见到逶迤数十里的麻栎林,由不得就吼了一嗓子。爬上一座山头,对着下坠的落日,忍不住又吼了一嗓子。

黄昏的麻栎林,阔大无边,随着起伏的山峦排挞至目力不及的苍茫处。没有风。半尺厚的落叶松软如海绵。黑炭般的树干举向苍穹,借助些微的夕光,可见梢头浅黄的叶芽。

驱车三百多公里,就为了这几声吆喝。

幽静的麻栎林,幽深的人生,期待我的这一声吆喝。

是啊,一个不曾吆喝的生命,是多么的羸弱与憋屈。

一树豆梨压群山

一片乱若棋子的山峦,仿佛被一把巨大的剃头推子修理过,全成了和尚头。芭根草短如寸发,永远也高不过脚踝。

雨水顺着浑圆的山体滚下山涧,成全了一溪豆绿的好水。

我看着夕阳从山坡上一弹一弹地往下跳,溪水“刺啦”一声,熄灭的光焰化作缕缕半透明的薄雾,遮住下体。

此时,一团粉白、素净的豆梨,从青灰色的暮霭中蝉蛻出来,看上去孤独得恰到好处。凭感觉,这一树轻盈的豆梨花,似有万钧之力,把群山稳稳地压在身下,动弹不得。

这是方圆几十平方公里唯一的一棵树,像一盏灯,一个意念,一种信仰,被山之手托举着,孤独又倔强。

我想,那些有分量的孤独,从来就不是什么坏事,它压住一些什么,再压住一些什么。

我没有靠近那棵豆梨,只是远远地注视、眺望,并借它的那一份孤独,紧紧压住我内心不断分蘖的野草。

断头路

皇甫森林,树种多为麻栎,株距疏朗。鸡血土的路,蜿蜒其间,与黑色麻栎树干一明一暗,形成巨大的视角反差。晚照的光,打在土路上,仿如一根着了火的草绳。某个恍惚瞬间,我怀疑红土路真的会燃烧起来。

画家不来,可惜了。

黑森林中的红土路,是一种诱惑与牵引,由不得你彷徨与脚踏,抬腿就跟着它走上一程或半程。那种惬意,那种忘形,竟然模糊

了远近。

路是神秘的,有些路走着走着就断了。或断于涧水,或断于陡坡,或断于莫名。

不是什么呢?常常,一条看上去比火柴梗长不了多少的路,当你一旦踏上去,它便像个魔术师,越扯越长,越扯越长,一会儿直,一会儿曲,曲了又直,任你怎么走也走不到尽头。又常常,原以为是一条很长很长的路,长得使人有种地老天荒的错觉,你打算把一生都托付给它,可是走着走着,它说断就断了,断得让你措腿不及。

那天,我站在麻栎林中红土路的断头处,突然就生发了许多感慨。

这世上,有一条路我至今还在踟蹰而行,它的尽头,我可就此安息。

抱一抱曾经的少年

说来遗憾,还没细品过生活,看清一些世相,人生就即将走到尽头了。

那天,我在麻栎林中逗留,累了,随意坐在一块似曾相识的麻石上,正好面对一株麻栎。此刻,僵死的记忆瞬间活转过来。

那株麻栎俨然像个伟丈夫了,高大挺拔,枝繁叶茂,布满鱼鳞状树皮的主干少说也有一抱粗了。

复活的记忆提醒我,它是我五十多年前亲手所植。彼时,我还是一个十四五岁的懵懂少年,在无书可读的年代,携一把山钁,在此山中刨坑种树。刨一百个坑,可以从林场会计那里领到五毛钱,我感到很满足。那个冬天,我在这片山坡上究竟刨了多少个坑,栽了多少棵树,似乎只有这片熟悉又陌生的麻栎还记得。

我起身走过去,紧紧搂抱着一株麻栎,泪水就下来了,不知是庆幸,还是忧伤。也许两者兼有吧。“树犹如此,人何以堪。”可不是随便说说的。

这株麻栎在荒山瘠地苦苦修行半个多世纪,出落成栋梁之材。而我,自从丢下那把山钁,身影飘忽如雪泥鸿爪。如许岁月如流水般逝去,自己究竟吃掉多少粮食,穿破多少衣服,花去多少所谓的工资,发过多少牢骚,诅咒过多少次不公的命运……

我不如这株麻栎呀!

卑微的河源

大江大河姑且不说,普通河流的源头总是卑微的。

肇始于皇甫山的河流,我只认识一条:豆青河。此水一路向北绕过我同样卑微的豆村。因此,我将自己视为其豆蔓上结出的一粒卑微的豆子。然而,我却在这微小的“一豆”前面加了个大词——“乾坤”,作为自己的微信名号。

那日,见到豆青河的源头时,我端详了许久,也沉默了许久。

原来我的生命之源竟如此卑微:它背靠的山,高不过两百米;它的源出之水,细若蜿蜒的蚯蚓。然而,它还是哺育了一方生灵。

我想,出身卑微的豆青河,毕竟也是河。

暮色苍茫中,我向它的源头,深深鞠了一躬。当然,也是给自己鞠的。



田园 李海波 摄

卧龙峡

舒天宇

去年初冬,我跟老师在卧龙山庄葛庄主的茶园遥拍天柱山金顶,听说卧龙峡就在附近,忍不住一探究竟。天清气肃,寒潮催黄,葛庄主潜入草莽,披荆斩棘,我们裹紧衣帽,尾随其后,一路惊飞山鸟。落叶满山,红黄交错,细看竟是一盘大棋,时光对弈,我们躬身入局。

眼前豁然开朗,望见石坝,碧水嵌入秋山,风在湖面低回,漾起一圈圈年轮。立坝观湖,天海云浪,红叶如舟,舟上蜻蜓点水,衔起一把碎银。俯视坝下,便是卧龙峡,两岸崖壁高耸,溪流连缀山崖河谷,转折消失。顺溪而下,石间寻路。河谷是石头家族的领地,大石狰狞,小石玲珑,大小交错,变化万千。犬牙交错,积水成潭,枯叶沉底,如琥珀五色斑斓。溪水穿梭石缝,九曲回环,仄处细如盲肠,水侧身潜入窄门,宽处寒潭相连,状如葫芦。

辗转到了一处断崖,五六米高,穷途末路。葛庄主笑道:“你们跟着我走,好景还在后面。”他另辟蹊径,身子一沉,不见踪影,转眼穿石而过。我们紧随其后,三块巨石垒叠,支起一片洞天,洞口仅容一人,秘不透光,不见深浅,通往另一片时空。我蜷缩身体,进入石洞,大气不敢出,头顶巨石摇摇欲坠,吹口气都会破坏石头间微妙的平衡。石上插着一些短钢筋,是渡我的悬梯,几次试探,终于踩上去,抓崖踩铁,贴壁腾挪,下几步,终见亮光,觅光出洞,深吸口气,几十秒长如千年。刚出洞口,便有奇观,巨石将瀑布破开,左边落差极大,激流如箭,破空而下,钻岩裂石,崩晶碎玉;右边山势缓和,潺潺而下,温文尔雅,在碧绿的菖蒲间浅吟低唱,两道溪流汇于潭中,波纹殊异,缓急交融,奏出奇妙的和弦。波上红叶似婀娜舞女,脚步轻柔,生怕踩痛了涟漪。

向下走,山势愈来愈险,两岸崖壁高耸入云,天空缩成一条缝,老松横在崖间,隐天蔽日。走着走着,路没有了,重新变成崖壁上的钢筋。葛庄主一马当先,脚踏钢筋,侧身攀上石壁,手脚并用,不一会就到了对面。巉岩不可攀!我萌生退意。可同行人都纷纷攀上

悬崖,岂能当懦夫。咬紧牙关迈起步子,似壁虎贴着崖壁,踏空而行。心脏长出翅膀,要飞出喉咙。四肢僵硬如铁,血液沸腾如火。崖缝间泥土味夹杂草香,送进了鼻孔,野草如刀剑划过脸颊,蚂蚁在脸上探险,生死攸关,无暇顾及小痛小痒,手抓树根,脚踏钢筋,稳扎稳打,每一步都再三斟酌。偷瞥脚下,岩壁上闪着青蓝色的光,枯藤斜挂,细流汇聚成河。抬头仰望,老树拼命地攀附悬崖,云彩逃逸到九天之外。行至中途,脚下的路又变了。圆木扎成一捆,横在钢筋上,变成高空栈道。心里却更不踏实,木头多已腐烂,踩上去脚往下陷,木粉簌簌落。脚下不敢用力,只能抓紧树根和岩石,凭臂力移动。不一会就汗流浹背,手脚酸痛。险途将尽,我面朝石壁,缓缓而下。重回大地,放声大叫,可干裂的嘴唇连在一起,张嘴生疼。悬崖上的钢筋和木栈道是葛庄主早年所为。他想开发卧龙峡,亲手规划线路,将钢筋钉入石壁,山木悬于险境。奈何机缘未到,他只能一次次带人攀崖走壁,练就一身猿猴挂壁的好功夫,流走的是时光,老去的是梦想。

“看啊,那是天柱山!”葛庄主招呼我们。我环顾四周,唯见空谷。朝葛庄主所指看去,石头上长着墨绿的痕迹,高低起伏,巍巍山影,竟是袖珍的天柱。造物主真的有趣,造了一座天柱山,还在这隐秘处偷偷为它刻一幅像。又见奇石悬空,中心镂空,显出一男一女,情侣对视万年,浪漫刻进石头。再向前,一瀑悬之,凡人已不能踏足,瀑上眺望,崖高百丈,壁立千仞,头晕目眩,摇摇欲坠。再回首,峡谷蜿蜒而上,腾云驾雾,直上九天,这不就是传说中的龙吗?

从卧龙峡逸出,夕阳西下,红光笼罩大野,脚下换成石板古道。铺路石块中夹杂着废弃的石磨、石碓。葛庄主介绍,卧龙峡一带的山民,早年引峡中之水,带动水车,用石臼冲碓木粉,是制香的原料,山民以此为生。如今,山民飞出峡谷,留下一座空山。暮霭沉沉,星火明灭,蓦然回首,龙卧峡中。

